

沈從文的湘西世界



長河

沈從文

卓雅

选编
摄影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河 / 沈从文著; 卓雅选编、摄影.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ISBN 978-7-80761-330-5

I. 长… II. ①沈…②卓…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0983 号

长河

作 者: 沈从文 著

卓 雅 选编、摄影

责任编辑: 饶 毅

整体设计: 袁银昌 胡 斌

印前制作: 袁银昌平面设计工作室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 话: 0731-88885616 (邮购)

邮 编: 410006

网 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1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1168 1/32

印 张: 8.375

印 数: 1-15,000

ISBN 978-7-80761-330-5 / I.899

定 价: 49.00 元

承 印: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沈從文的湘西世界



長河

沈從文

卓雅

选编
摄影

岳麓书社



从文自传
往事
新与旧
卒伍
湘西
边城
长河
湘行散记
湘行书简
丈夫
萧萧
阿黑小史
压寨夫人
月下小景

长河

ISBN 978-7-80761-330-5



9 787807 613305 >

定价: 49.00元



長河

沈从文 著

卓雅 选编
摄影

本方起于一九三三年，如到者，高有二三，
 其方起于... 甚苦... 此方... 时... 而... 始...
 我们... 山... 下... 住... 楼... 院... 多... 几... 年... 小...
 幸... 上... 在... 山... 中... 下... 住... 楼... 院... 多... 几... 年... 小...
 半... 上... 天... 之... 力... 即... 下... 人... 二... 年... 停... 整... 水... 女... 孩... 年... 小...
 自... 依... 情... 者... 年... 住... 山... 中... 院... 中... 小... 住... 者... 甚...
 亦... 叔... 者... 亦...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昔... 此... 知... 乃... 以... 岁... 一... 十... 岁... 十... 岁... 十... 岁... 十... 岁... 十... 岁...
 于... 岁... 十... 岁... 十... 岁... 十... 岁... 十... 岁... 十... 岁... 十... 岁... 十... 岁...
 李... 岁... 十... 岁... 十... 岁... 十... 岁... 十... 岁... 十... 岁... 十... 岁... 十... 岁...



目 录

- 9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14 永恒的湘西和沈从文
- 17 题记
29 人与地
51 秋（动中有静）
77 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
108 吕家坪的人事
133 摘橘子
151 大帮船拢码头时
172 买橘子
192 一有事总不免麻烦
207 枫木坳
229 巧而不巧
242 社戏
- 259 后记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在我二十自传裏，我曾提到
 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其小
 学会用小，脱不去思索一切全新
 这一点，也写得很水。

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候，
 自己知道这是一句真话。或者我自己的
 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
 水不能分。

年轻六岁七岁时，我整在我者未
 我不能忍受那个偏窄的天地。吾论以
 的日光下生活。六月里，无一些因街以
 手作下了一千记号，捆在本街上地量的
 到城外去，钻入高身及身的木林裏，捕
 日所烤炙，也毫不介意。耳屎中，心听
 个心思，强去迷，逐那种种绿色黄色跳
 来的东西已得借一板生息了，才到河边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沈从文

在我一个自传里，我曾经提到过水给我的种种印象。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

“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个你自己。”这是一句真话。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然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

年纪六岁七岁时节，私塾在我看来实在是个最无意思的地方。我不能忍受那个逼窄的天地，无论如何总得想出方法到学校以外的日光下去生活。大六月里与一些同街比邻的坏小子，把书篮用草标各作下了一个记号，搁在本街土地堂的木偶身背后，就洒着手与他们到城外去，攒入高可及身的禾林里，捕捉禾穗上的蚱蜢，虽肩背为烈日所烤炙，也毫不在意。耳朵中只听到各处蚱蜢振翅的声音，全个心思只顾去追逐那种绿色黄色跳跃伶俐的小生物。到后看看所得来的东西已足够一顿午餐了，方到河滩边去洗濯，拾些干草枯枝，用野火来烧烤蚱蜢，把这些东西当饭吃。直到这些小生物完全吃完后，大家于是脱光了身子，用大石压着衣裤，各自从悬崖高处向河水中跃去。就这样泡在河水里，一直到晚方回家去，挨一顿不可避免的痛打。有时正在绿油油



禾田中活动，有时正泡在水里，六月里照例的行雨来了，大的雨点夹着吓人的霹雳同时来到，各人匆匆忙忙逃到路坎旁废碾坊下或大树下去躲避，雨落得久一点，一时不能停止，我必一面望着河面的水泡，或树枝上反光的叶片，想起许多事情。……所捉的鱼逃了，所有的衣湿了，河面溜走的水蛇，钉固在大腿上的蚂蝗，碾坊里的母黄狗，挂在转动不已大水车上的起花人肠子，因为雨，制止了我身体的活动，心中便把一切看见的经过的皆记忆温习起来了。

也是同样的逃学，有时阴雨天气，不能向河边走去，我便上山或到庙里去，在庙前庙后树林或竹林里，爬上了这一株，到上面玩玩后，又溜下来爬另外一株。若所爬的是竹子，必在上面摇荡一会，爬的是树木，便看看上面有无鸟巢或啄木鸟孵卵的孔穴。雨落大了，再不能作这种游戏时，就坐在楠木树下或庙门前石阶上看雨。既还不是回家的时候，一面看雨一面自然就需要温习那些过去的经验，这个日子方能发遣开去。雨落得越长，人也就越寂寞。在这时节想到一切好处也必想到一切坏处。那么大的雨，回家去说不定还得全身弄湿，不由得有点害怕起来，不敢再想了。我于是走到庙廊下去为作丝线的人牵丝，为制棕绳的人摇绳车。这些地方每天照例有这种工人作工，而且这种工人照例又还是我很熟习的人。也就因为这种雨，无从掩饰我的劣行，回到家中时，我便更容易被罚跪在仓屋中。在那间空洞寂寞的仓屋里，听着外面檐溜滴沥声，我的想象力却更有了一种很好训练的机会。我得用回想与幻想补充我所缺少的饮食，安慰我所得到的痛苦。我因恐怖得去想一些不使

我再恐怖的生活，我因孤寂又得去想一些热闹事情方不至于过分孤寂。

到十五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①无从离开，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至少我还有十分之一的时，是在那条河水正流与支流各样船只上消磨的。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或对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必依赖这一条河水。这条河水有多少次差一点儿把我攫去，又幸亏他的流动，帮助我作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方使我能够依然好好的在人世中过着日子！

再过五年，我手中的一支笔，居然已能够尽我自由运用了，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影，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分，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

再过五年后，我的住处已由干燥的北京移到一个明朗华丽的海边。海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我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海边既那么寂寞，他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

①辰河：即沅水。



這點想法一直緊纏着我。我告訴過劉一友，也跟卓^雅談過，後來又跟吉首大學的游校長和團長杜崇煒交際流更具體的方案和計劃，中都是說說而已。自是平生長恨水長東，真！想想看，如果表叔的身體回到復元，三人再行計劃能夠實現，可真算得上是^{最佳}一個別開生面的沈從文行為藝術了。真是可惜！

卓雅重掀波瀾的意義就在這裡，我希望有心人順着這個有趣的命題，為永恆的湘西做點文章。

二〇〇九年九月九日於夢符堂

永恆的湘西和沈從文

黃永玉



八十年代表叔住崇文門期間，有一天他病了，我去看他，坐在他的床邊，他握着我的手說：「多謝你邀我們回湘西，你看，這下就回不去了。」我說：「病好了，選一個時候，我們再認真回一次湘西，從洞庭湖或是常德，沅陵，找兩隻木船，按你文章寫過的老路子，一個碼頭一個碼頭，再走一遍，寫幾十年來新舊的變化，我一路給你寫生挿圖，弄完三兩個月。」

他眼睛閃着光：「那麼哪個弄菜弄飯呢？」我說可以找個廚子大師傅

隨行。

「把曾祺叫在一起，這方面他是一個裡手，不要再叫別人了。」

之後，表叔的病加重，直到逝世，隨之曾祺也去世了。

永恒的湘西和沈从文

黄永玉

八十年代表叔住崇文门期间，有一天他病了，我去看他，坐在他的床边，他握着我的手说：“多谢你邀我们回湘西，你看，这下就回不去了！”我说：“病好了，选一个时候，我们要认真回一次湘西，从洞庭湖或是常德、沅陵找两只木船，按你文章写过的老路子，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再走一遍，写几十年来新旧的变化，我一路给你写生插图，弄它三两个月。”

他眼睛闪着光：“那么哪个弄菜弄饭呢？”我说可以找个厨子大师傅随行。

“把曾祺叫在一起，这方面他是个里手，不要再叫别人了。”

之后，表叔的病情加重，直到逝世；随之曾祺也去世了。

这点想法一直紧缠着我。我告诉过刘一友，也跟卓雅谈过，后来又跟吉首大学的游校长和州长杜崇烟交流更具体的方案和计划，也都是说说而已，“自是人生恨水长东”矣！

想想看，如果表叔的身体得到复元，三人舟行计划能够实现，可真算得上是最后一个别开生面的“沈从文行为艺术”了。真是可惜！

卓雅重掀波澜的意义就在这里，我希望有心人顺着这个有趣的命题多为永恒的湘西做点文章。

2009年9月9日于万荷堂

